

血劍



◎ 周鋒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朝着阳光走，阴冷和酸许纷纷坠地，厚厚的浓云渐渐散开，沉重的枷锁簌簌散架，
每一滴汗水，每一粒泪珠，每一个瞳孔，都反映着阳光的熠熠光泽。

血 剑

◎ 周锋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剑 / 周锋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227-03253-1

I. 血…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551 号

血 剑

周 锋 著

选题策划 哈若蕙
责任编辑 谭立群 周庆鹏
封面设计 赵 倩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3253-1/I·845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

南江市公安局局长宋纪明从省厅开会回到局里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原定三点召开的局党委会也只得推迟一个半小时。

小车还未停稳,宋纪明迫不及待地拉开车门就想下车,司机小方叫道:“局长,您的包!”宋纪明这才意识到有些失态,抓起包,下意识地捋了一把头发,迈步不紧不慢地向局指挥中心的电梯走去。

宋纪明从电梯刚出来,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范守业微笑着迎上前道:“宋局,辛苦了,不好意思,来不及让您喘口气还让您接着开会!”宋纪明不冷不热地道:“大家都辛苦了,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宋纪明进了指挥中心会议室坐下,问范守业:“案情向市领导报告了吗?”他只是随口问问而已,他想这个案子范守业早向市长李先法报告了,李市长可是范守业的靠山。

范守业向宋纪明递过一根软中华说:“没有,您不在家,这事我们吃不准是报好,还是不报好。”说着侧过身想给宋纪明点烟,宋纪明摆摆手,自己点了烟,深吸一口,什么也没说,摊开笔记本,长久地沉默。

听范守业这样说,宋纪明就很想问问案子的具体情况,可范守业不主动地说,自己也不好多问。范守业似乎看出宋纪明的心思,说:“您在省城开会,我们不敢打扰您,再说这个案子也不是什么惊天大案,无非是几个乞丐失踪了。”

宋纪明打断了范守业的话:“什么?难道真要发生惊天大案才上报吗?我不在家,不是你主持工作吗?”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生硬,语气缓和一下,又说:“刘厅长已经知道案子情况了,临散会时刘厅长专门留下我,叮嘱我要把这个案子作为要案来办!”

范守业惊讶地问:“刘厅长怎么知道的?”宋纪明说:“信息社会还有什么事能捂得住?要知道,咱们今天的南江可不是20年前的南江,现在是全国都

叫得响的商业城市,更是全省的焦点!”

宋纪明这种语意双关的话让范守业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极力用抽烟来掩盖自己情绪上的微妙变化。

宋纪明语气低沉地说:“老范,自从南湖区分局东城派出所那个姓胡的民警打伤群众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后,现在上上下下可都盯着咱们呢!”

宋纪明说的那个民警是范守业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名叫胡庆元,平时就倚仗和范守业的关系,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所里也很猖狂,暗中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有人反映说他根本不像个警察。但就是这种情况,听说范守业还想提拔他当副所长,要不是这次打人事件被曝光,还真让他爬了上去。

范守业张口似乎还想问些什么,宋纪明没等他开口,说:“老范,开会吧,让大家久等了。”

范守业这才意识到今天这个会议是由自己主持的,却弄得自己很被动,心里不免有些懊恼:25年前自己本来和宋纪明是同一所学校毕业,同一年分在南江工作,在一个起跑线上,可自从宋纪明进了市委组织部工作,他当了一名公安干警,宋纪明就一直占上风,他也是一直落在后面。

范守业狠狠吸了几口烟,把半截烟头摁在烟灰缸里,说:“今天会议主要议程:一是上报关于成立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报告;二是干部处上报全局今年新录用民警分配问题;三是请宋局长传达省厅会议精神。”

宋纪明此时在——打量参加到会的各位委员,发现市局重案大队队长、副局级侦察员江勇敢委员没有到场,正想问,却听范守业在会议议程中只字未提南江最近发生的多起乞丐离奇失踪案情况,忍不住地问:“老范,乞丐失踪案今天不分析讨论一下?”

宋纪明有些生气地说:“老范,你在电话里可不是这样说的啊,你说是要专门研究乞丐失踪案,我火急火燎从省城赶回来难道就是为了研究这个?刘厅长还等着听我的案情侦破情况汇报呢,听说省委领导都知道了这件事!”范守业尴尬地说:“宋局,这事等会我单独向你汇报,上面那两件事很紧急,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

宋纪明一听更加来气,他将端起的茶杯用力一掇,说:“守业同志,那可是

近 20 条活生生的生命,说不见就不见了,难道这乞丐不是人吗?”宋纪明的这番话使整个会议室的气氛紧张起来。

刑侦大队长汪斌插话说:“宋局,这个案子正由我和江勇敢在办,他现在正在着手调查,等他有了新进展我再向您汇报。”

范守业点了一根烟,侧身小声对宋纪明说:“这事怪我没向您汇报清楚。案子一出,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由我挂帅当专案组组长,等一有新进展我们再研究上报行不行?”

宋纪明语气低沉地说:“老范,不是我和你过不去,最近我们南江发生多起重大案件,太骇人听闻了。‘3·26’大案、‘8·15’大案,这些至今还是悬案,还有不久前南湖区发生那起因恋爱不成的歹徒携带长剑、自制火药枪和一桶汽油翻入女青年家行凶的‘9·23’案件,从事发一开始就有人报案,可南湖区辖区的民警却在 1 个小时后才出警,眼看着让犯罪嫌疑人行凶后溜之大吉。我们警察的责任心到哪儿去了,你知道这影响多大? 社会上传言说我们是警匪一家了! 现在才几天? 又出了乞丐神秘失踪案!”

范守业不以为然地说:“南湖区公安分局出警慢的这件事我查过了,是因为当时辖区派出所的值班车子趴了窝。宋局,你知道吗,听说这个所连加油的钱都没了,更别说买车了。另外乞丐失踪案,我认为还暂时不能定性为案件,不就是几个讨饭的嘛,谁知道会不会是又到别的城市去乞讨了?”

宋纪明说:“但愿像你说的那样,我怕结果比这更糟几百倍!”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说:“现在不说这个了,还是按原定计划开会吧!”

按范守业定的三个议程进行完毕之后,宋纪明说:“今天的会开得比以往都长,我一贯的作风也希望开短会,可今天不行,关键问题没解决,市里和刘厅那儿都等我汇报呢。这样吧,大家对这起带有神秘色彩的案件如何看,都谈谈,然后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

结果会场一片沉默,长时间地沉默。

宋纪明督促了好几遍,一再让大家都好好放开谈谈,只要是和案子扯一点边的都可以,但就是没一个人说话。

连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似乎都吃了什么药!

然而,当说到案件以外的话题时,会场却异常活跃。

有关乞丐失踪案情,就好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谁也不敢迈进一步,好像谁迈过来就万劫不复了。

是因为自己吗?两个多月前就有人传言说自己因为腐败问题要被查处,这次他到省厅开会,司机小方告诉他说南江方面传来消息他可能要被省纪委“双规”!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宋纪明默默地瞅着一张张熟悉却又让他感到分外陌生的脸。

而范守业却旁若无人似的和其他委员谈笑风生,扯着案情以外的话题。

他想到了自己5年前从都江县委书记调任南江市公安局长以来,就和范守业一直是磕磕碰碰的一幕幕往事。

这个局长位子本应是范守业想得到的,但当时的市委书记赵东林认为宋纪明有一股正气,很适合干公安局长,可宋纪明一百个不情愿,他早听说范守业多年前一直处心积虑地想当局长,尽管是传言,但无风不起浪,他多少还是了解范守业的为人的。宋纪明只想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不想卷入是非圈子。但赵东林认定他是南江市的“泰山石敢当”,只有他才能镇住南江一方平安,硬是让他当了公安局长。可自从去年赵东林退到二线后,他暗中觉得有人想赶他下台,有人时不时地给撒“胡椒面”,时不时地给他上“眼药水”。

这个人是不是范守业?

他都做了些什么?他用什么办法让所有的委员一个个一言不发、一声不响。

他们到底怕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这个样子?一个个疑问令宋纪明心乱如麻。他今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就要装聋作哑,就此罢手?

在沉默那一刻,他认定:放弃该放弃的是无奈,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不放弃该放弃的是无知,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著!

这时,宋纪明的手机响了,是市长李先法的号码。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再看看刚刚从卫生间回来的范守业,他感到有些纳闷:李先法是不是知道

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党委会?而且还知道会议的内容,以及现在会议的气氛?突然间,宋纪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莫非李市长要在这个案子上给他指点迷津?

“老宋啊,我是李先法,”李先法的声音似乎有些沙哑,“省里开会回来了?怎么!一回来就忙着工作?会还没开完呢?”

“正在开着呢,李市长,本来我想等会开完了再向您和书记口头汇报一下最近南江乞丐神秘失踪案的,后来一想,还是觉得先大致研究出个情况再作汇报为好。”宋纪明说着,一边起身走出会议室,一边琢磨着李先法的心思,“你这么忙,还老让你操心,我们工作没做好。”

李先法打断宋纪明的话,他似乎对南江城乞丐神秘失踪案十分了解,说:“老宋,你也别检讨啦,这事也不能全怪你们,又不是你们捅了娄子,也就是几个流浪汉不见了嘛。”

“话可不能这么说李市长,这也太离奇了,近 20 名乞丐一下子似乎人间蒸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最近南江发生系列大案,这些我都有责任啊。”

“你看看你,又说远了不是!”李先法话里有话,说:“虽说是领导责任制,可还有我这个市长给你撑腰嘛,南江不是以前的南江了,经济发达了,案件自然上升,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李先法说到这儿,话锋一转,说:“咱们邻市的岭山县,上个月发生的 10 多名乞丐被毒杀的案子已经告破了,今天中午中央台的《新闻 30 分》都报道了,说是一个法轮功骨干分子干的,这个案子给我点启发,是不是可以跟这事联系在一起?”

“呃——”宋纪明一下子愣在那里。李市长为什么对这个案件感兴趣?他怎么对这件事这么关注?竟然还说是自己从新闻里得到启发。和李先法打过交道的人都清楚,他文化层次并不高,初来南江就留下不少笑话,听起来不可思议:他到南江快两年了,几乎没有下过乡镇,老百姓也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相貌堂堂的市长。和他见过面的县领导,除了“一把手”他能认出,其他见过面也就忘了,市政府下属各局、处的主要负责人,他都认不全。一次,建设局的一个姓魏的副局长调到省城工作,行前来向他告别,李先法竟然不认识他,那位副局长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出来后气愤地说:“他当市长都快一年了,

南江几个大项工程基建方案都是我负责的,经常给他汇报,可结果连我这个副局长都不认识!”宋纪明还曾听电视台的一个记者说,现在新闻单位最怕跟李市长出去,他到企业无非是走马观花,吃吃喝喝玩玩,发表的市场经济宏论每次都差不多,那些词语被他讲得烂熟。这些让宋纪明一直不明白,就是这么一个市长,为什么会公安局副局长范守业如此垂青?如此恩宠有加?

而眼下,一向从不看新闻的市长,今天倒居然关心国家大事来了!

如果这个电话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定国打来的,他倒是觉得很正常、很普通,可一个掌管 600 多万常住人口和 40 多万流动人口大市的市长,却对这个案子如此关注,难道真像刘厅长说的那样:南江城的乞丐神秘失踪案件不是一般的案件,搞不好是南江黑恶势力的冰山一角?

宋纪明愣神的工夫,李先法说:“这充分说明咱们南江市有法轮功骨干残余分子!你们不可小视,岭山县这起案件惊动了上层,从中央到省里领导都作了批示,弄得上下日子都不好过,这次轮到我们的,我和闻书记压力也很大啊!”

宋纪明连声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们领导的难处,我们要抓紧时间尽早解开这个疑团!”

李先法叹了一口气,却突然问:“刘厅长对这个案子怎么看?他有什么指示?”

宋纪明并没有如实把刘厅长的看法和推测向李先法汇报,他知道那只是刘厅长的个人分析,讲出来于己于整个案件的侦破都不利,便轻描淡写地说:“刘厅长的意思让我们尽快侦破此案,到底这些乞丐到哪儿去了,是真的失踪?是到其他城市流浪了?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制造混乱,他不希望这件事再惊动中央领导。还有,首届全国商品文化博览会就要在南江召开了!”

“是啊,是啊,”李先法一听博览会,显得有些激动,说:“这次盛会中央和省领导都很关注,省委庞书记昨晚还专门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会议的筹备情况,他还指示要把这次博览会办成历史空前的盛会,让世界了解南江市,了解银都省!所以呀,你们要尽快破案,尽快平息谣言!好了,我就说到这,案子让守业同志去办,有了新的进展让他马上向我报告,就这样吧!”

李先法干脆而略带命令的口气让宋纪明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乞丐失踪案是法轮功骨干分子干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是有点霸道地向他暗示不要插手此事！

电话挂了好一阵子，宋纪明仍然呆呆地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他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堂堂的市长会说出如此不负责任和如此武断的话来！李先法指的谣言是什么？是有关“3·26”大案的谣言？还是……

难道刘厅长真的不幸言中了，还是刘厅长早已了解到有关案件的信息？

——冰山一角！不知为什么，宋纪明的脑子里突然又跳出省公安厅厅长刘灿和他说过的这句话。陡然间，他不禁产生了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宋纪明一边想着，一边默默走进会议室，待他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才觉得会议室竟然是如此的沉寂，仿佛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记得他曾经在—篇文学作品里看到这句比喻，还认为太不符合生活实际了，眼下这种感觉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当他抬起头来时，发觉会议室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他被那一双双眼睛一下子警醒了，此刻，他明白：他必须马上表态，必须把案件的所有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而且还要按照李市长的意图！

宋纪明觉得可笑至极，没根没据，甚至于没有影子的事，现在却要下结论了，这不是他宋纪明的性格！

但他最终还是作了如下表态：第一，南江城乞丐失踪案很有可能是法轮功残余骨干分子所为，要尽快抓住犯罪嫌疑人；第二，南江市最近发生的系列大案不能无限期拖延，要尽快破案，尽快平息谣言；第三，进一步加强公安队伍的治理整顿，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在南江召开的首届全国商品文化博览会。

党委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才结束。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也没有人提出吃饭和休息。宋纪明在会上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作了简短的表态发言，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却极大地影响了会场上的气氛。

宋纪明一说完，范守业马上表态完全同意宋纪明的看法和观点。

宋、范两人的意见一统一，会场就立刻热烈起来。委员们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激烈的，也有稳妥的；有偏激的，也有保守的。但大的方向基本一致，

那就是必须下大决心,尽快侦破案件,还南江市民一方净土。

范守业似乎也是受到了鼓舞,他在南湖区分局局长邵志平发言中间,接过他的话题插话,说:“如今的不正之风实在是太普遍了,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我认为用任何传统的办法都无法解决它,要想解决,那就是改革,彻底的改革,要不折不扣地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才能从根子上治住不正之风,也才能对极少数敢于以身试法者进行严厉打击。除了这个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范守业说到这儿,大家对他这种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宏论却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室里的气氛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宋纪明的心中涌起一股股难言的酸涩,心里不禁一阵悲哀,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这些人今天都怎么了?5年前,当他踏进公安局大门,看到的那些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警察们都到哪儿去了?也许这5年的变化过程是不知不觉的,他和他们一样没有感觉到,是今天自己敏感才发现了?还是他对这些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变得迟钝、麻木了?

如果今天他们连黑白都颠倒了,连是非也分不清了,连这个也可以麻木不仁,那我们这些保人民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和那些犯罪分子有什么区别?

宋纪明突然感到,要做一个真正的善良、正直、无私、无畏、正义的人民警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散会后,宋纪明沉默着走出指挥中心的大楼,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此刻,在他看来,天一黑下来,世上一切东西都被笼罩在神秘之中。平时他对这种神秘的感觉还不明显,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幽邃的夜色就格外地使他困惑,给他压抑,像是一块蒙眼睛的黑布。

宋纪明恍恍惚惚地上了自己的奥迪车,不一会就驶入南江市区繁华的解放路,一座摩天大楼通体发着耀眼的光芒,那是半年前竣工的南江人民值得骄傲的天龙国际商贸城会展中心大厦。霓虹灯和广告牌全都闪着刺眼的光,看着万家灯火,宋纪明陷入了深思。

2

初冬的风肆无忌惮地从长街掠过，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行人，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树上的几片枯叶儿在作最后的挣扎。

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如一团燃烧的火一样径直滑向锦都大酒店门前稳稳停住。侍立在门前的服务生上前拉开门，项丽迈步下车，挎着乳白色鳄鱼皮包，仰着头疾步走进酒店的旋转大门。

猩红色的花岗岩像鲜红的血一样漫流而下，淌满了整个大厅。电梯上的指示灯闪烁闪烁，上上下下不停地变幻着，升降沉浮……

项丽站在大厅，厅里的人都被她的冷美和高贵所吸引，她像什么也看不见似的，走到大堂经理的服务台前，轻声地问：“费总在哪儿？”坐在皮椅上的黄菲菲像是从梦中惊醒：“您好！您好！您是项总吧？！”

一瞬间，项丽有些困惑。说不清眼前这个女人的年龄，成熟的身材和她那稚嫩却故作深沉的脸极不相称。一件白色紧身皮短裙裹在她身上，看上去很性感，露了一大半的胸脯泛着让男人眼晕的光芒。脸上像雕塑般毫无表情，目光平静，既无热忱也无厌恶，只有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浅薄冷峻。

“项总，请跟我上楼！”黄菲菲说着，却用生冷态度引领着她来到门道里的另一电梯旁。

项丽看着黄菲菲胸前别着一朵小小的白羽毛胸饰，淡淡一笑，她觉出了黄菲菲的惊愕。项丽像开玩笑一样低头看了看那朵白羽毛，捏起手指弹了弹。黄菲菲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个项总能如此优美而轻蔑，又如此残酷地蹂躏她胸前这朵曾令她引以为荣的羽毛。这可是费总给她的！

黄菲菲不由自主地红了脸，好像悟出了自己的浅薄和脆弱，她认定这个项总非同一般。而项丽似乎是不经意地又打量了她一眼：还嫩呢，跟我玩冷酷！

电梯门无声无息地敞开，两扇银色的门像天空分成了两半，露出一群人：

矜持的、傲慢的、含蓄的、满足的、深沉的，揣着各种各样的表情走出电梯。

进了电梯，门又无声无息地关闭，黄菲菲在项丽面前一直没抬头，伸出纤细的中指按了一下“22”键，电梯微微一颤，载着两颗复杂的心，升腾、升腾……

2288号房间是这个五星级大酒店唯一的一间总统套房。黄菲菲按响门铃，喊道：“费总，项总来了。”

稍顷，露出一颗肥硕的头颅：“项总，你好，我可是恭候你多时了！”大腹便便的费庆奇一改往日的傲慢，笑着连声说：“项总请进！项总请进！”

项丽对这张既熟悉又厌恶的脸始终没有表情，伸出两根手指，很不情愿地让那只像蒲扇一样的又肥又厚的大手握住，冷冷地问：“怎么，我的费大老板，你一天几个电话，怕我跑了不成？”

“哪里话！项总，你说这话见外了不是？”费庆奇笑嘻嘻地把项丽让进宽大、装饰如皇宫一般的豪华客厅。

落座。寒暄。服务生上来茶水、点心、果品、红酒。费庆奇摆摆手，让她们退去。

黄菲菲开了一瓶人头马，倒了两杯，分别放在两个人的面前，侧身站在了费庆奇的身后。

费庆奇端起面前的酒，意味深长地笑笑，说：“来，项总，为我们再次相逢干杯！”

项丽双手抱胸，坐在那儿没动，面无表情，声音却轻柔，说：“费哥，不是我说话不算数，最近我们CTC公司投入的项目太多，现在又一次赶上亚洲金融危机，我在东南亚那笔投资可能打了水漂，而其他的投资项目资金回笼太慢……”

费庆奇故作文雅地抿了一口酒，瞟了项丽一眼，打断了她的话，说：“先不说这个，来项总，喝酒，喝酒！”

项丽这才勉强端起酒杯，迎上去，在她的酒杯要和费庆奇的酒杯碰到的一刹那，费庆奇却用端着酒杯的手，伸出一根指头挡住，低声地说：“慢，这杯酒是大老板让我敬你的，大老板很欣赏你呀！他说你是个有情有义难得的女

强人呐！”

项丽冷笑了一声：“是嘛，难得大老板这么赏识我，只是他太不够意思了！”说罢，一仰头干了杯中酒。费庆奇仰起粗短的脖子也干了，回头冲着黄菲菲嚷：“倒上，倒上。”黄菲菲倒上酒，见费庆奇伸出两个手指，赶紧撕开一包软中华，递上，点着火。

费庆奇吐着烟圈，说：“我说的是真话啊，大老板真是赏识你，前天我们一起吃饭，他还给我讲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让我好好学学。你还别说，这个故事我听了还深受教育啊！”

项丽故作惊奇地问：“是吗，什么故事能让费哥这么感动呀，我也想听听。”

费庆奇讲道：“有这样一位小姐，早先闯深圳，什么都干过，甚至于做过‘鸡’，才赚了几万块钱。这时，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票，那时还没有多少人对股票有足够认识，她像下赌注一样一下将几万元全部投进去，买了几万股原始股。后来她买的这些股票涨到十几块，她一次全部抛出，几万元变成了几十万。这时又遇上房地产热，她再一次下赌注似的将几十万又全部投进吹‘楼花’，结果房价飞涨，她又全部抛出，几十万变成近千万。她拿这些钱，又跑到香港和泰国开了公司。听说，现在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有多少钱。当初一个东奔西跑的穷丫头，如今成了千万富姐，真是传奇人物呢！”

项丽看也没看费庆奇，独自干了一杯酒，说：“费哥，你大老远把我从厦门催来，不会就为了让我听你的这个故事吧？我谈了一天的生意，还是谈点轻松的话题吧。”

费庆奇并没有停止他的故事，甚至有些动情地说：“那天大老板讲的这个故事真让我感动了，是啊，一个黄毛丫头，既没有背景后台，也不懂经商买卖，而是有着一个机灵的头脑，再加上一种赌性，遇上了经济转型期所产生的机遇，一个偶然的会使她暴富起来。我想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才是真正的商场奇才，她靠的不是钻政策的空子，而是靠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她可以说是‘赌’富了，但她赚的钱你不能说不合法。我也是一直在想，就像我们南江这20年的发展史一样，20年前，她是一座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20

年后的今天却发展成了一座中外闻名的现代商业城市，这期间曾经创造过神奇，创造过多少机遇？这些神奇、这些机遇，谁要是抓住一个，也许就会基本富裕起来。谁要是抓住几个那可是就要暴富了。这些抓住机遇的人，常常并不是他比别人聪明多少，而只是比别人早行动一步！可现实中往往聪明的人，却总因为‘聪明’而顾虑重重，反而失去了机遇。但是，抓住机遇的人，是常胜将军的却不一定多。就像我的酒店对面的万业宾馆，它投入比我大，装饰比我的豪华，楼也比我的高，可现在怎么样了，门可罗雀，不到半年就开不下去了，现在我正准备收购。这种例子太多了。前面讲的这位做过‘鸡’的富姐就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在最高值时‘急流勇退’了！”

“够了，费庆奇，除了这个做过‘鸡’的富姐的发迹史，难道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吗？”一直沉默着的项丽再也忍不住了，她露出了往日的霸气和干练，“如果你没什么好谈的话题，我看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了！”说罢，她气呼呼站起身来，抓起自己的包要走。

“坐下嘛，我的小妹妹！”费庆奇起身拉住项丽，拍了拍她的肩膀，笑咪咪地说：“我可是肺腑之言啊，不然我哪儿有这些灵感和启发呀！”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是这个故事改变了我对你的看法，现在像你这样的女人太少。你看看，这满世界的漂亮女人，她们除了只会花男人的钱，哪个像你这样又漂亮又会赚钱呀，我是对你既敬重，又佩服啊！我费某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说罢，把项丽按坐在沙发上，抱歉地看了她一眼，手一摊说：“好了，不说这个，你可别介意，来来，喝酒，喝酒！”

项丽却说不喝了，她把酒推到一边，“我吃些水果和点心，我这么急匆匆地从厦门赶过来，也有点饿了。”

费庆奇满脸堆笑，说：“看我多粗心，这茬倒让我忘记了。”让黄菲菲安排宵夜。

项丽摆手说：“算了，别那么麻烦了，给我来一小碗你们南江有名的面波儿。上次吃了觉得只有它才味儿正，后来我在广州吃过一次，味道真不地道。”

费庆奇笑呵呵地说：“那是，那是，当年乾隆皇帝到南江就爱上了它，专门题了‘天下第一面’呢！不过今天的面的内容更多了，味道更加美啦！”说着，转

身吩咐黄菲菲在里面多加点鲍鱼汁。

一大碗面波儿上来,黄菲菲给项丽和费庆奇每个人盛了一小碗。项丽吃了一口,连连赞叹着:“嗯,爽!爽!这味道比上次还要正,费哥,上次怎么没这味道呢?”

费庆奇有点神秘地笑了笑,说:“上次的面不是我这儿的,当然就不一样,咱们大老板吃了我这的面也迷上了,这可是我们的密制锦都面波儿!”

项丽吃完了,费庆奇还想让黄菲菲给盛一碗,被她制止了,连连摆手说:“费哥,你想让我长得和你一样肥吗,我可是还要嫁人呢!”

费庆奇笑了笑:“算了吧,你都成老姑娘了,还嫁什么人,什么样的男人能打动你的心呢,还是别嫁人了,现在真正能干、智慧过人的女人都兴单身,听说我们银都省马亚梅省长 35 岁死了丈夫至今也没有嫁人,也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铁娘子!”

项丽用纸巾擦了擦嘴,叹了一口气,说:“我可没有她那么有本事,我越来越想有个家了,在外面打拼得也累了,真想在一个男人宽大的怀里撒撒娇了!”

费庆奇不正经地张开双臂,笑着说:“我这可够宽大吧,要不你在我这先歇歇?”

项丽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去你的,你那儿歇的女人那么多,只怕没我的位置吧!”看到站在一旁的黄菲菲有点难堪,就转了话题,说:“费哥,还是说正经的事吧!”

费庆奇让黄菲菲收拾了一下,服务小姐上了果汁和茶,他对黄菲菲说:“你也回避一下,关好门,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和项总的谈话!”

黄菲菲很不情愿地走了出去并带上了门。

费庆奇点了一根烟,深吸了几口,说:“项总,不是我催你,我和大老板都了解你的为人,也很信任你,我们大老板他还想和你永结同心呢!”

项丽摆摆手,说:“看看,又来了,说正事,说正事。我可攀不起你们大老板这棵大树,我们谈生意就是谈生意,其他免谈!”

费庆奇尴尬地耸了耸肩,“好,好,谈生意上的事!”说罢把烟熄了,单刀直

入地说：“天龙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已经竣工，当初这个工程由大老板出面你才拿下的，可当时定的口头协议你只履行了一半，剩下那一大半你至今还没有履行完，马上二期工程和南江大型体育中心工程也快要招标了，你的诚意可是让大老板产生怀疑了呀！”

项丽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不履行，我有难言之隐哪！”她从包里掏出一包紫罗兰烟，点着，吸了几口，缓缓地说：“是你们大老板的办事水平太臭，弄的那个工程常务副总指挥孙军平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单工程施工这块我就白扔进去上千万，听说现在他还没完，还在找什么证据！”

项丽的话让费庆奇一怔，吃惊地问：“不会吧，这小子真是这么滑头滑脑？他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大老板赏识他才让他做这个工程副总指挥，还和他谈过话，如果工程做得好，准备年底安排他当建设局局长呢！”

项丽冷笑一声，说：“但愿他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我总觉得这个孙军平想要弄点什么事出来，要是这样，那可就是你们大老板决策失误了，他干吗非要弄这个人来！”

费庆奇阴沉着脸，说：“这是我的主意，不弄这样没根没基的傻帽儿来，到时候让谁背黑锅，难道非弄个没有退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端起茶杯掩饰说：“你们女人呀，头发长见识短。”

项丽半晌没说话，突然问：“‘8·15’那场纵火案是不是也是你的主意？听说那天晚上是你手下的人请基建办的7名工作人员喝酒，把他们都灌醉了，然后打开了煤气炉反锁了门后放了火？要知道，这场大火不仅烧死了我的几个得力助手，也烧掉了我的清白！”

费庆奇吃惊地看着项丽，说：“项总，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啊，你也把我费某看得忒狠毒了吧！”

项丽抬头，用力地盯了他一眼，说：“我也希望不是你的人干的，可天龙国际商贸城工程质量已经通过了审计和验收，我在生意场上打拼整整20年了，但我每一笔生意都来路正，我对我的工程是自信的！”

费庆奇冷笑一声，说：“你自信，我和大老板能自信吗，这么个大工程，全国有实力的工程公司都盯着，就连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也想插手，为什么偏